

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
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為說其文意亦工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
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冲詠史詩曰鬱鬱
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
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
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推為新風推此
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
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運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
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記論訓篇云禮
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
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己女
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己合夫婦故聖人
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

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
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
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為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
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
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
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子此論既
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

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其不從田
常故為所殺也子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
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
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
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
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
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
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
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

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鵠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

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觴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 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

容齋二筆卷第十五
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
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
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
在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二筆卷第十五

容齋二筆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
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
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為史氏
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為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
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
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

容齋二筆卷第十五
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
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
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
在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二筆卷第十五

容齋二筆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
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
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為史氏
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為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
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
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

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
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
距此時纔二年餘蓋唐温大雅所著創業起居
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
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為簡略賴
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
券添給之類者白樂天為拔書郎作詩曰幸逢

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典拔在秘書
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
晏如及為翰林學士當遷官援姜公輔故事但
乞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既除此職喜而言志至
云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
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來
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罇而其所
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廩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
簿尉占優餼處固有倍蓰於此者矣亦未嘗以

爲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槩論也楊文公在真宗朝爲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教之餒鬼蓋是時尚爲鮮薄非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

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正元中馬摠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

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摠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

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
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
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
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然記裴氏新
言素淮正書素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子
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
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穎詩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

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
難得自村墮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
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
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
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於詩文是其一時思
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
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
自為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
穎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

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潁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橐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於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潁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逢於潁蓋無幾

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為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

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此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

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邵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為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

容齋二集 卷之二
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養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餅瓢標帚杆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為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鎛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鎮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

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為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為秦會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邱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約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

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與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筭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邱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與販以求之是為教

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
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卹請絹每匹擡為一貫
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
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
數不少齊卹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揔百官理
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
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
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
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

其賜齊卹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
賢輔相而九國志齊卹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
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
不有覲於偏閏之臣乎齊卹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杭子

玉篇唐韻釋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
卵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
杭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
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鬪者取其葉接

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証賴其敵至藏鴨
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
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
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
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
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鑿空閣詩云明月本
自明無心孰為境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

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
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蟾俗說
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為和黃秀才
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
寺有閣枕江流標曰鑿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
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正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
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

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

以爲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畧使張九臯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臯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

歌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歌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衆往師之此書遂行歌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諸所興爲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既已斥歌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

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約其餘則非特推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

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爲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爲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

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

兩字為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為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為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也大簇為人統寅為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林鍾為地統未之衝丑故為地正商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黃鍾

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歛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

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
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
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
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
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
救之陣于梁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
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露喪
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
國史為一書他日史官為列之於李煜傳庶足

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
時為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
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殺使
者為煜守煜已降某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
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
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為可惜也如靖康之
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
忠義錄於其子拯乃為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
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以卷
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
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
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
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
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
易不遇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遇一章又有旗幟
令閃爍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

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容齋二筆

容齋二筆卷第十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
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
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
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
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願養閑暇之餘
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
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

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
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
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駑蹇之視天
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
虎之衣冠無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
閑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据几隨
所趣而志之雖無甚竒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
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維子云不可無序
引因攄寫所懷并發逸少之標破晉史之妄

以詔兒姪冀爲四筆他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
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邳彤酈商

武成之書

象載瑜

管晏之言

共工氏

漢志之誤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上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宰相叅政員數

朱崖遷客

張士貴宋璟

韓歐文語

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國家府庫

劉項成敗

占術致禍

絳侯萊公

無名殺臣下

平天冠

介推寒食

進士訐黜落

後漢書載班固文

趙充國馬援

漢人希姓

絳灌

題詠絕唱

秀才之名

魏收作史

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北狄俘虜之苦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啓

元魏改功臣姓氏

東坡和陶詩

孔戣鄭穆

陳季常

文用謚字

高唐神女賦

其言明且清

侍從轉官

曹子建七啓

姦鬼爲人禍

監司待巡檢

十二分野

公孫五樓

薦士稱字著年

兄弟邪正

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樞密稱呼

從官事體

九朝國史

銀牌使者

省錢百陌

舊官銜冗贅

吏胥侮染文書

宣告錯誤

軍中抵名為官

禍福有命

真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外制之難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孔子正名

潛火字誤

永興天書

王裒嵇紹

張詠傳

緋紫假服

樞密名稱更易

過補官品

仁宗立嗣

郎官員數

東坡慕樂天

縛雞行

油污衣詩

北虜誅宗王

州郡書院

何韓同姓

卷第六 十五則

蕨萁養人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已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詩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翹川圖跋

白公夜聞歌者

謝朓志節

琵琶亭詩

減損入官人

韓蘇文章譬喻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 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赦恩為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冗濫除官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刑

太一雅筭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恤錄儒士

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吾家四六

唐賢啓狀

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王溥

周玄豹相

鈞鏹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跡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周世宗好殺

孟字義訓

向巨原詩

葉晦叔詩

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納絀絹尺度

朱梁輕賦

坎離陰陽

前執政為尚書

河伯娶婦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鍾

禰衡輕曹操

禁中文書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桃源行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政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鎮星為福

東坡引用史傳

兩意愁

何公橋詩

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秦秋娘三女

顏魯公祠堂詩

閔子不名

曾皙待子不慈

具圓復詩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鍾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卷第十三 十三川

鍾鼎銘識

犧尊象尊

再書博古圖

祿祿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室

僧官試卿

大觀筭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參選

元豐庫

五俗子

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夫兄為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綠竹王芻

親除諫官

檢放災傷

檀弓注文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判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閱

飛鄰望鄰

衙參之禮

卷第十五十八則

內職命詞

蔡京除吏

題宣聖廟詩

季文子魏獻子

尊崇聖字

滕字訓

周禮奇字

大禹之言

隨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

縱史

摠持寺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二

杯水救車薪

詘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神臂弓

勅令格式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車舍

多赦長惡

奏讞疑獄

醫職濫冗

切脚語

唐世辟寮佐有詞

高子允謁刺

蔡君謨書碑

楊涉父子

佛曾卍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門焉閨焉

郡縣主壻官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

容齋三筆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二四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

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五亦非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

涇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纔有流言而誅啓行拏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剗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秦火煨燼之後孔

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

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說所辯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共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觀序邪謂晉武公

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
美文王有聲爲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爲志武王
以伐紂爲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
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
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
人采綠之序駢蔓無益樛木日月之序爲自戾
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爲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
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
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亦

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業日
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
而序涓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
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傳
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涓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
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蓋晉
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絰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
晉蓋徇其情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
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

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詵厲
以申佗亦爲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
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失之舛雜而何休
者又特負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
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
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
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
傳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
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鄴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
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
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
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
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
在雲臺諸將中不爲入之所標異至此論出識
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

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
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
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
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
嚮以攻關中亡可躋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
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笑談間
廓廓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
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詒之出游使
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

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
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
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
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
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
尊古公公季爲王是說之非自唐梁肅至于歐

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爲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轆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爲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爲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爲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

下篇贅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

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子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舉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然左傳郟子所敘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

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為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為誕罔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其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為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

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爲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旣衰高宗乘敝而起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

或者伏生差謬按執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爲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爲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旣書之又誤以爲僖顏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

焉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
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爲成
公時其他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顏雖
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疵也
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
繡所封顏引左傳邾雍曹滕文之昭也爲證亦
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纍蓄川之劇泰山之肥
成皆以爲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
燕燕封於北魏郡元城縣公也公子元食邑於

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
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
志五引虜池河皆注云虜音呼池音徒河反又
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
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
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
疆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豳葷齊威晉文也
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
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
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做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
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
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後左
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

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
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
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
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
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
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
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
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
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

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
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
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
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
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

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
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爲
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爲相盧
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
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爲率至和二年
文彥博爲昭文相劉沆爲史館相富弼爲集賢
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
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
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

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
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相廷頗諳公事幸期
佐理勿憚縻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
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
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
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
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

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
十韻詩爲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
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
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絝西廡下酋指而語
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
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
旣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
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
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

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畧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
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首悟遽釋之令自書
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
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隆興
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
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
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

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
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
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
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
爲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
時重器所坐者小塑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
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
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